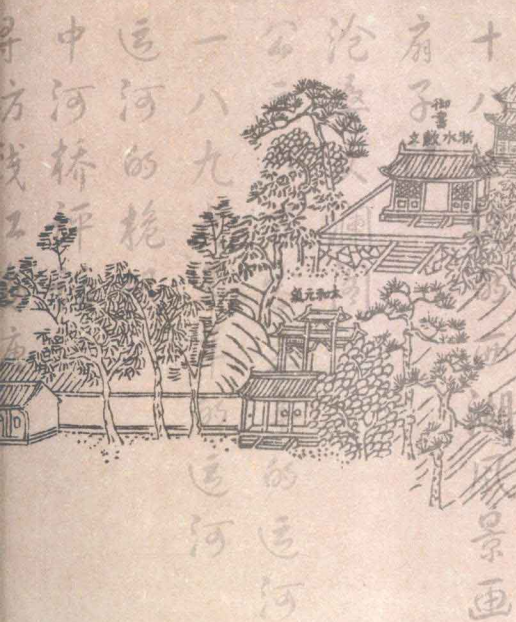


文苑

【文化卷】

主编 赵晴



紀城

【文化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纪:全3册/赵晴主编.--杭州:杭州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80758-528-2

I. ①城…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4458号

城纪 (全三册)

赵 晴 主 编

责任编辑 郎震邦 张 磊

美术编辑 张 磊

封面设计 张 磊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邮编:310014 电话:0571-87997719

制 版 杭州开源数码设备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6

字 数 822千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528-2

定 价 99.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言 | 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徐晓杭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哪个时代，经济变革都需要人文精神来支撑，于是，许多城市在回望自己的历史，历史是城市的根，文化是城市的本。

杭州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杭州自秦朝设县治，隋朝筑城郭，吴越建王城，南宋立国都，两千多年的历史，层层叠叠地积累在这块土地上，稍稍一挖就是一件千年的物什，一块千年的遗址，可见历史的密度和厚度。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就是由这样的历史和文化积累而成的。

历史并不遥远，它就隐藏在我们身边。2005年，《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创办了一个讲述杭州历史文化的版面——《城纪》，打捞历史碎片，写真城市故事，为新时代的杭州人描述城市相貌。

一座古城往往有非常庞杂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写在史书里，也写在那些大街小巷里。那些纵横交错的街巷，和珍珠般散落的老宅古桥，甚至一块山石，就像一张密密的网，将历史织进城市的身体；像一条条隐秘的通道，指向历史的深处。街巷、城门、老屋、人物，就像无数闪光的碎片，保留着城市的记

忆。我们把那些或消失无踪，或湮没在居民后院里的历史，一点点地挖掘出来，整理成文，让今天的杭州人了解，这座城市有着怎样连绵不绝的文脉。

六年来，我们沿着城市的经脉或走马观花，或深入找寻，杭州城的前世今生，在一笔一笔的寻觅中变得生动、清晰。《城纪》就像是城市的索引和注释，让我们可以在今天翻阅，也让我们知道，城市是怎样长大的。

一张报纸不仅是政治经济资讯的集散地，也应该是文化的引导者。给读者高品位的优质文化，这是一张有责任感的报纸应该做的。《城纪》是《杭州日报》倾力打造的一个品牌栏目，每周一期，配以新旧照片，至今已刊出近三百期，每期一个主题。并策划了许多系列专题，比如大运河历史、十大城门、杭州丝绸历史、西湖香市等民风民俗，对杭州文化做了精心而又耐心的梳理。

《城纪》的性质决定它并非一炮而红，而是强力渗透，日积月累，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受欢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现在它已成为老师的教科书、研究者的收集资料、读者的“床头报”。

《城纪》文字优美，故事性强，不吊书袋，读来引人入胜，可读性非常强，从2007年起，连续三年获杭报集团读者最喜爱的十佳版面，2006年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一等奖，2009年获浙江新闻名专栏。

我们所做的文化寻觅，目标是城市的人文精神和市井风情。人文精神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性格和品质，市井风情则延续着这座城市的生活习惯及精神风貌。《城纪》不是游离于城市、游离于报纸之外的，而是对城市的建构、对城市的人文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城纪，让我们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认识这座城市，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目 录

前 言

良渚古城发现记	001
南宋官窑之谜	009
一座石质书库	018
晚清杭州四大书院	029
西湖香市	040
满觉垅桂花的记忆	049
湖畔梅影	058
八卦田的民间文本	067
祭天台及它的后世	074
八千岁的独木舟	080
井里乾坤	085
山水长卷	094
十八世纪的西湖风景画	103
扇子记	106

沧桑文澜阁	115
孤山路28号，一座城市的精神轨迹	125
公元605年的运河	133
1899年的运河	140
运河的桅帆	144
中河桥评话	154
寻访钱江海塘	165
西溪深呼吸	176
孤山文武亭	189
中山纪念亭	194
寻找一棵树	197
过年记	205
山上有座庙	213
1924年9月25日这一天	219
雷峰塔地宫发掘记	228
千年琴音	236

后 记

良渚古城发现记

◆ 刘 斌 王宁远

从杭州出发，沿老104国道西行，穿过良渚镇，接近瓶窑时，有个起伏明显的大土墩。土墩呈长方形，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30余万平方米，比周边高出10米左右。高岗上，桃李满园，这里曾是杭州著名的水果基地——大观山果园。

这片果园，其实是个大遗址，是4000多年前良渚人堆筑的宫殿基址。基址上三个突起的小土包，分别称大、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可能就是当时的宫殿所在。因为大、小莫角山的缘故，大观山果园称为“莫角山遗址”。当地人也称果园一带为“古上顶”，这地方正是四五千年前良渚古城围护的中心宫殿区，既是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也是良渚古城的制高点。我们时常想，“古上顶”这个称呼，甚为妥帖。

杭州是中国第六大古都，但定都于此的吴越国和南宋，都是割居或偏安的政权。有人说，杭州的城市性格似乎缺点恢宏的气质。如今知道，在中国跨进文明门槛的最初，我们的祖先曾经如此恢弘——这片土地，曾经诞生了当时国内最大的都城。

据称考古界正在进行的“文明探源工程”选择的三个代表性都邑遗址（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二里头）中，良渚古城是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城市结构最清晰的一个，誉为“中华第一城”，当之无愧。

4000年前一场著名的洪水，留下了大禹的传说，也使良渚古城遗址深深掩埋于土层之下。发现并重现揭示这一切，考古学家经历了70年。

古城的突然出现，让人们多少有点猝不及防

长远的历史，如何细说？让我们先迅速翻页：

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在余杭良渚、瓶窑发掘和调查，发现



1933年西湖博物馆全体职员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人为施昕更

遗址点10多处，出版《良渚》，此为良渚遗址考古工作之始。

其后，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进展不大，至1982年初，发现遗址共20余处。

1986年，反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地，出土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

1987年，瑶山遗址发现良渚贵族墓地，并首次揭示了祭坛。良渚遗址的重要性和在整个良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呼之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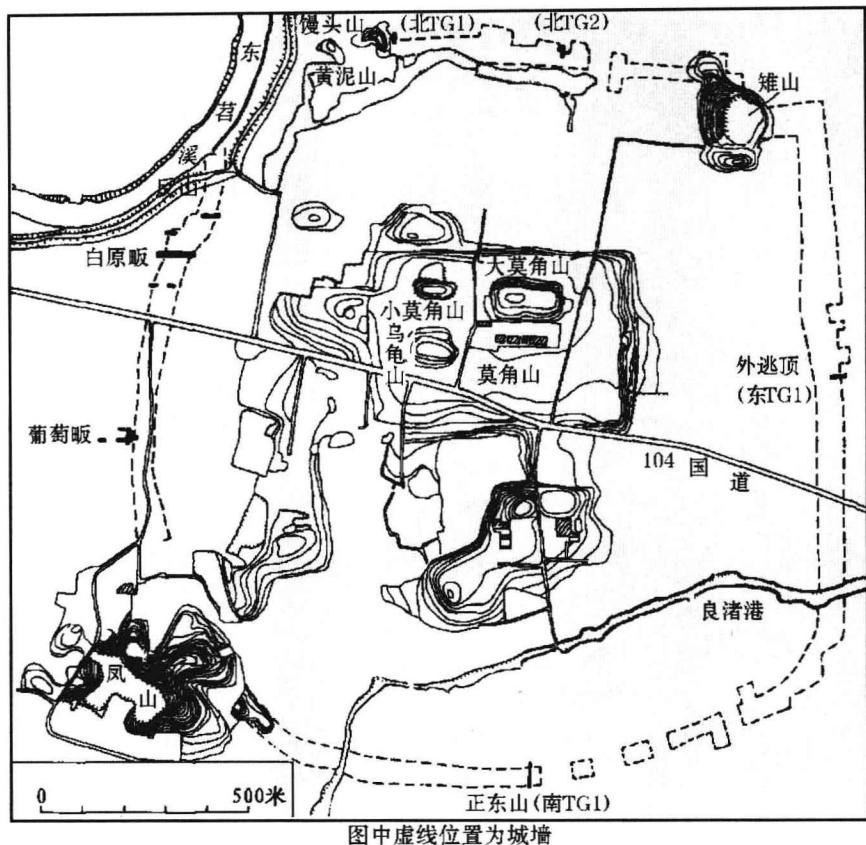
1991年，发现汇观山良渚祭坛和墓地。

1987及1992—1993年，先后两次发掘莫角山遗址，证明这个大型土台是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良渚的考古工作不曾中断，先后发掘庙前、汇观山、梅园里、卢村、姚家墩、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一系列遗址。截止1996年底，良渚遗址群约3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遗址50余处。

1996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9月，正式成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同年，杭州市人大审议通过了《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



良渚古城结构图

2002年，遗址群内发现的遗址点增至135处。良渚遗址保护区的范围由原来界定的34平方公里扩展到50多平方公里。

.....

基于长期的工作，考古人认识到这个区域的文明程度和遗址规模，远远超出了我们对史前文化的惯常理解，显然已经接近文明产生的阶段。

而“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城市。

在“良渚古城”发现之前，有学者就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还有学者将莫角山遗址视为没有城墙围绕而具城市性质的台城；而更多的学者认为，莫角山周边应该有城墙。



葡萄畈清理的城墙与铺底石块

考古人心中期待的古城，久久未见踪影。这样的等待，实在漫长。以至于它的突然出现，让人们多少有点猝不及防。

图纸上的遗迹标志不断丰富，一座古城的轮廓渐渐显现、丰满

良渚古城的发现，源自2006年葡萄畈一次不起眼的发掘。

这一年，良渚管委会为莫角山中心附近迁移的农户找块安置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葡萄畈这个初

选地点进行试掘。

葡萄畈，是莫角山遗址西面约200多米的一块低地，边上有个小池塘，东侧紧贴一垄南北向的高地。当时明确规定只挖低地，因为边上的高地，不在征地范围内。

发掘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结果发现了一条南北向的良渚时期的古河道，宽约45米，深约1米多，河床内有良渚文化晚期的生活垃圾，包含大量的陶器碎片。依常理，将这部分遗迹清理完成即可。这时候，河道里一块废弃的小玉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玉料和玉器加工有关，既然发现玉料，河道旁的高地上会不会有玉器加工场？而玉器加工是良渚文化研究中受人重视的内容。

因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做了件对古城发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考古队自行赔偿了高垄上的农户，对河道东岸的高地进行局部解剖。严格说来，这有超越发掘范围、职责的嫌疑。

解剖的结果，没有玉作坊的任何痕迹，却有一个令人激动的意外发现——这块高地完全由人工堆筑而成！

人工堆筑的厚度近4米，而且底部整个铺垫了棱角分明的人工开采的石块。当地老百姓也纷纷反应，他们在高垄的其他地点挖井时，也曾见有这样的石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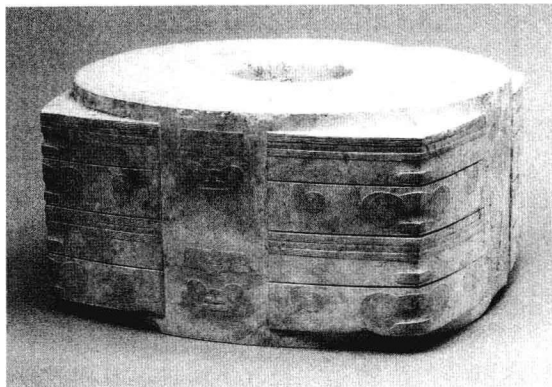
考古工作有时也需要大胆推测，这条南北向高垄有两种可能，一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修建的苕溪河堤遗迹；第二，也是更大胆的猜想——它是莫角山遗址外围的城墙。

无论证明哪一种猜想，都需要求证。

首先，我们要确认这种底部铺筑石块遗迹的分布范围。2007年3月至4月中旬，考古队的钻探和试掘表明，底部的块石全面覆盖了莫角山遗址的西侧，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总长度约1000多米，宽约40~60米。显然，这是个庞大的工程。

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考证，这一遗迹究竟是河堤还是城墙。

我们在莫角山的南、北两侧开始钻探调查。6月初，首先在河池头村的北部钻探到了一段铺垫石头的遗迹；9月中旬，逐渐探明了东端与雉山相接，西端连着苕溪的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分布范围；10月下旬，又在莫角山东侧发现了南北向分布的相关遗迹；11月初，找到莫角山南侧的



玉琮



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

东西向分布的相关遗迹。

至此可以基本肯定，这种底部铺垫石头的高垄，应该是良渚文化时期围绕莫角山四周的相对闭合的遗迹。显然，这不是河堤，而是城墙。

此后，图纸上的遗迹标志不断丰富，一座古城的轮廓渐渐显现。良渚古城的范围，东西长约1700米，南北长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布局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基础以上再用较纯净的黄色粘土堆筑而成，墙基宽度一般在40~60米，局部类似“马面”的凸出部分宽约100多米。保存较好的地段，城墙高度可达4米左右。

这是在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

原先一个个独立的遗址，仿佛散漫的珍珠，而城墙就是串起珍珠的线索。城墙的发现，使一切看上去都那么“井然有序”、合乎逻辑。

城墙之内，有面积约30余万平方米、高约10米的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还有最高等级的反山贵族墓地等。而城墙之外，有瑶山、汇观山祭坛和贵族墓地等。

良渚古城所用的石料、黄土，都是从其他地方开采、搬运而来的。营建这样规模的古城，仅莫角山中心基址的土方量已达300万立方米。城墙以周长6600米、宽50米、高4米测算，营造所用的土方约为132万立方米，1立方粘土约重2.5吨，即便按照现代标准，单单土方的准备就需要一万人，工作3年多，还不包括城墙底部铺设的大量石块的采运，其工程极其浩大。

这一发现，坐实了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国家文明阶段。建城的庞大工程，精美的玉器制品，以及发达的宗教信仰等等，良渚文化的文明化程度已完全可以和古埃及文明相媲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标志。

2007年11月29日，良渚古城发现的消息正式对社会公布。

任何考古发现都只是历史真实的一鳞半爪

良渚古城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许多质疑。质疑的声音中不乏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

质疑主要集中在古城的年代，有学者撰文认为是明清时期的堤坝遗迹。当时，正值陕西“华南虎”事件发生不久，良渚古城是否也是个“华南虎”呢？

敏感的媒体找到我们，希望组织一次正反双方的公开辩论，被我们

婉言谢绝。这种追求短期眼球效应的行为，与我们的专业精神是相背离的。考古界有句行话，叫“以材料说话”，考古学研究必须把发掘的实物材料作为第一证据。考古工作者往往是保守而谨慎的人，深知任何考古发现都只是历史真实的一鳞半爪，更何况古城这种重磅炸弹。

良渚古城从葡萄畈的发掘到向社会公布，经历了一年多大面积的钻探，在城墙不同位置做的试掘也远远多于展示给公众的几处。这些地点的解剖结果证明，城墙各处的结构和地层叠压关系完全一致，叠压着城墙坡脚的出土遗物都属于良渚文化晚期。这使我们对良渚古城的年代下限和四面城墙的整体性，有了充分的证据。

针对外界的质疑，我们以单位的名义在媒体上做了个简单的声明后，便一头钻进库房进行遗物整理，并且以最快速度编写了考古简报，以《杭州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为题，刊登在2008年第7期的《考古》杂志上。简报详细介绍了各解剖点的地层关系和典型出土物。在我们的角度，这个简报足以回答古城的年代问题。报告发表后不久，遗址几个地点的测年数据也出来了，毫无意外，都落在良渚文化晚期阶段，印证了我们此前的判断。

另一个质疑是，古城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圩”。圩田是秦汉以后在水网平原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水利工程，南宋杨万里说，“圩者，围也；以内围田，以外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兜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

良渚古城位于水患严重的环境，我们也认为古城墙兼有防水的功能。事实上，自古以来的许多城墙都是如此。但是，之所以称之为“城”而非“圩”，道理其实简单，这一圈墙，围护的中心是莫角山遗址，这是个庞大的中心宫殿区，而非普通的农田。

良渚古城和一般人心目中的深濠峻壁的宋元明清城墙，区别很大。它的坡度很缓，和现在的苕溪大堤一样，沿着边坡可以轻易走上墙顶。古城墙内外侧都有城河构成交通体系。内外河道内的堆积是一般的生活垃圾，证明城墙上曾经有人居住生活。

这种居住行为，是古城设计时就有的功能？还是在古城废弃后形成的居址？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倾向于前者：江南地区，古人一般将居住址选在山坡岗地等自然高地，在沼泽地带的深处，为了解决稻作生产和居住的矛盾，古人采取了堆墩的方式，堆墩实际上就是对自然高地的人工复制。因此这个时期从事生产的聚落，往往居住土墩上，四周环绕着稻田和水域。

而良渚古城的本质，就是把这些原来分散的台墩聚落，以莫角山土台为中心聚合到一块。良渚古城，就是以此为目标设计的一种原始的古

城形态，是太湖平原地区沼泽环境下一种特殊的初期城市形态。当众多聚落被有序地规划为一体环状、围绕中心土台分布后，无疑就具备护卫的功能——贵族居城中宫殿，平民居四周防卫，这就是“城”的属性。

有幸触摸这么恢宏的历史，夫复何求

良渚古城的发现，使遗址的布局豁然开朗，很多分散的点，原来就是同座古城不同的功能分区。良渚遗址考古，由点到群，由群及面，一切看上去都“栩栩如生”起来。由此，良渚考古进入到了都邑考古的新高度。

以古城为中心，通过GIS等手段，我们不断地找出了其外围的复杂结构，如围绕着古城东南面美人地——里山——郑村——卞家山—圈垄状遗址。美人地的发掘，是城外居民居住的一种新模式。古人的智慧、规划的匠心，不是我们简单的“以今例古”可以理解的。

最近，古城西北的防洪系统有了更令人振奋的发现。2000年，余杭发现的“彭公大墓”曾经在杭州轰动一时，后来证明，这座传说中的“大墓”只是水坝，古代的水坝。只是最新的进展，朋友们可能有所不知。这座水坝，可能是良渚时期的大型水坝。这是一个包括塘山在内、西及彭公，具有多道拦水坝和人工水道组成的庞大水利工程，其面积远远超过古城的300万平方米。

如此庞大的水利工程，出现在同时期的古城外围，又将意味着什么？

这将是更加悠远、宏大叙事的愿景。我们不止一次地强调，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已经不是我们对“原始社会”通常的理解。发现的意义，将不仅仅局限于考古圈，将来势必对公众的历史观、思想界产生深刻影响。

说起来，“考古”的本质，只是“新知”。

大莫角山东坡下有几间旧楼房，原来是果园职工的旧宿舍，拆除前暂时成为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的驻地。这个位置相当于紫禁城宫殿的边缘，保护中心居此，大概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考古工地艰苦而寂寞，忙完一天的工作，我们在此品茗畅谈，各抒己见。思想的碰撞，会产生新的认识。而航片影像和地图，则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这个宏大古国影影绰绰的残迹，变得逐渐清晰。这一切，越来越让我们感到震撼和不可思议。作为考古人，有幸触摸这么恢宏的历史，夫复何求。

南宋官窑之谜

◆ 韩 斌

八百年了，海洋和时间合谋，将秘密掩藏。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沉船出水。船上发现大量浙江龙泉窑青瓷器。这艘南宋沉船或许能让我们窥见那个年代灿烂瓷器的一斑。本篇要讲的是南宋瓷器的极品——官窑。

开 篇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方文山

中国瓷器最为灿烂迷人的一个时期，是在杭州发生的。

瓷器在宋代达到巅峰，出现“汝、定、钧、官、哥”，五大名瓷。最传奇、最珍贵的，就是官窑。官窑是宋王朝的宫廷御窑。南宋王朝定都临安138年，南宋官窑瓷器达到了古代青瓷的最高境界，后世至今无法超越。

在这座曾经的皇城里，返回历史深处并不难。只需登上万松岭，穿越万松书院，沿着石径在山林中行走。林中寂静无人，渐有坟茔累累。从墓碑上的1998年走到民国，眼前出现一座小山坳，这就是南宋官窑的修内司窑遗址了。

旷地上，有裸露的地基、青砖的痕迹。那是七百年前的龙窑、澄泥池、陶车坑、素烧炉……恍惚间，人声，牛哞，投柴入窑的烈焰劈啪声，在这静静的小山谷热闹地回荡。

冬天，早晨十点钟的阳光很快转到山后头去了，带走了一个王朝的背影，美丽而哀伤。

就好像南宋官窑的身世，美丽，神秘，却终究无法避免灰飞烟灭的命运。空留后人在废墟前徘徊凭吊，唏嘘感慨。

史短之谜

“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南宋·叶真《坦斋笔衡》

南宋官窑有很多历史谜团，主要是历史文献寥若晨星，给了后人无限臆测和探索的空间。可是最令人感叹的，莫过它如昙花般短暂的命运。按照历史记载推算，北宋官窑从兴建到消亡，可能只有短短一二十年，南宋官窑从兴起到跟随南宋一朝的灭亡，也只有130多年。一个成熟的艺术种类只存在了150多年，在最美的一刻，烟花散尽，不着痕迹。留给后人的，是惊鸿一瞥：世界各地的公私收藏全数在内，成品总数据说不足三位数。

1050年，汴京（河南开封）皇宫大内。大宋王朝的第四任皇帝仁宗，正施施然踱入宠妃张贵妃的卧房，却看见，他的女人正慌慌张张地想藏起一样物事。那是一件精美的定窑红器，贵妃支吾着道出实情：是大臣王拱辰进献的。仁宗火大了：“我说过不要接受臣僚的送礼，为什么不听？”拿起案上镇纸的玉斧，一击而碎。

这起皇帝生气事件，被史官郑重记入了本本里。让我们知道了三件事：一、瓷器生产在宋代已经很发达了，作为一件高贵的礼物，很拿得出手。二、宫禁森严，帝王家不能随便使用民间物品。三、对于看不上眼的瓷器，给予毫不留情的毁灭，是宋朝皇帝一个习惯性的行为艺术。

这大概就是杭州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上，几乎没有发掘出一件完整瓷器的重要原因——倒是挖出几十个碎瓷片大坑，出土的瓷片成千上万。因为官窑是只为皇室服务的，生产严格保密，也严禁流通，除了皇帝特赐给功臣，大臣庶民都无权使用。为了不流散到民间，烧出来的成品稍有瑕疵，不出窑场，就被下令统统砸碎，就地深埋了。这也注定了官窑成品传世稀少的宿命。

宋代社会繁华开放，宋人生活温文尔雅，瓷器业也迎来了鼎盛期。政和年间，徽宗下旨，由朝廷派官，在京师建立官营瓷器作坊，简称：“官窑”。

也许徽宗就是官窑的艺术总监，也许官窑就是他的一个艺术工作室。我们来不及猜测了，大宋江山已经狼烟四起，不出数年，北宋便为金所灭，徽宗和儿子钦宗双双被俘，包括皇后公主在内的宗室妇女全部